

第二十三段 假秦生傾心求見 好芷馨用意周旋

芷馨將雪香詩賦送與猗猗。猗猗曰：「芷馨，我叫你送題與那生，誰叫你過牆去的？」芷馨曰：「我原不肯去，秦相公要我當面考他，我方肯去哩。」猗猗曰：「女子十年不出禮也。你不守禮，我去對太太說，要責罰你！」芷馨曰：「秦相公指天為誓，說祇作文字交，並無別意，我見他光明磊落，故敢過牆去。小姐，難道我芷馨不自鄭重麼？且小姐要對太太說，我也要對太太說。」猗猗曰：「你說甚麼？」芷馨曰：「凡事皆有根由，我就說是小姐叫我送題去的。」猗猗曰：「你先過牆去的時節，我隨後就在牆邊窺探，見那生在案頭吟詠，你卻立在門外。我早知那生老成，你也慎重，祇是這樣行徑終是瓜李，你以後不要過去哩。」芷馨曰：「以後不過去就是。」猗猗曰：「他的詩賦做完否？」芷馨曰：「真是倚馬之才，一寸燭尚未燼就一並做起了，小姐你看波。」猗猗看畢，凝眸無語。芷馨曰：「小姐你說如何？」猗猗曰：「俱是清新俊逸之作。」

到了次早，雪香早在牆邊等候芷馨。少時，芷馨出。雪香隔牆招之。芷馨走到牆邊，雪香問曰：「小生的詩賦，小姐是怎樣說？」芷馨曰：「小姐看畢，卻自凝眸無語哩。」雪香笑曰：「我知你小姐的心事，你過牆來，我細細說與你聽。」芷馨曰：「昨日我原不肯過來，是你要強勉我，惹得小姐說個不了，以後我是不過你那邊去的。」雪香曰：「芷馨姊，我還有一事央你，不知你慷慨否？」芷馨曰：「你有何事？」雪香曰：「我要求見小姐，煩你對小姐說一聲兒。」芷馨曰：「我不說，怕小姐見責。」雪香再三央及芷馨，總是不肯。雪香曰：「芷馨姊，你若說得小姐許我一見，日後自當重酬。」芷馨曰：「我也不要你酬些甚麼，我祇不說。」雪香揖云：「芷馨姊，必要與我方便一句。」芷馨笑曰：「秦相公何情切乃爾！我去對小姐說看。祇是我那小姐不是容易見得的，我且慢慢探他的意思方可進言。你切不要性急，待我說動了他，自然有信與你。」雪香又揖云：「如此則感謝良多。」

芷馨回到自芳館時，猗猗纔起。梳洗畢，對著寶鏡淡掃蛾眉。芷馨曰：「小姐這樣龐兒，誰個有福的來消受哩。」猗猗長歎一聲。芷馨曰：「若小姐得配秦相公，真是一對美人。」猗猗低頭無語。芷馨曰：「老爺來欲許字秦相公，無奈太太尚欲選近處的。似此蹉跎日月，搖搖無定，我芷馨亦為小姐感傷哩。」猗猗曰：「感傷也是無益的。」芷馨曰：「這秦相公人物秀雅，才子風流，祇怕我這西泠再選不出這樣人來。與其在近處選非佳偶，不如那遠處得此才郎。小姐，這件事你也須作一半主。」猗猗曰：「叫我如何作主？」芷馨曰：「可對太太說，不必另選人家。」猗猗曰：「這件事我怎麼說得出口。」芷馨曰：「既不能對太太說，可對那秦相公說，叫他及早央媒求婚。」猗猗曰：「我怎好去見那生？你可去說一聲兒。」芷馨曰：「我不好說得，除非小姐親自對他說。」猗猗曰：「芷馨你叫我怎麼說？你明日對他說罷。」

次日早起，芷馨隔牆呼雪香。雪香聞呼即走到牆邊，問芷馨曰：「小姐容我一見否？」芷馨曰：「我尚未說你要見他。」雪香曰：「怎麼不說？」芷馨曰：「我何能遽說？但探他的口氣，倒也十分留情於你。」雪香曰：「他有甚口氣？」芷馨笑曰：「你道我家老爺留你在這裏住是何意見？」雪香曰：「不知。」芷馨曰：「老爺原欲把小姐與你，因太太嫌你是遠方人，故爾猶移未決。我昨日將此事說起，窺探小姐的意思，小姐亦甚愁悶。我叫他自已作主，他卻命我對你說，叫你作速央媒求婚哩。」雪香曰：「你家老爺、太太的意思，我多時就曉得的。」芷馨曰：「你如何曉得？」雪香笑曰：「你那夜同小姐說過的。」芷馨曰：「我同小姐說時，你在何處聽見？」雪香曰：「在窗外聽見。」芷馨曰：「我不信。」雪香曰：「那夜你請小姐彈琴，小姐怕我聽見，你說我一人孤零，想必多時睡去了。可有此語否？」芷馨曰：「是了，那夜我與小姐出來，見牆邊樹影微動想必是你纔過牆去。」雪香曰：「正是纔過牆去。」芷馨曰：「虧你半夜時候不但煩勞，幸得我沒有捉獲你，若是被我捉獲，你豈不是個賊麼？」雪香曰：「我便自供是偷花賊。」芷馨曰：「休得亂說。」雪香曰：「你小姐叫我央媒，這也不難，祇是我要預先見小姐一面。芷馨姊，煩你還對小姐說，定要容我見他。」芷馨應諾而去。

雪香歸到客房，自思曰：「小姐叫我央媒，真是至理，但我舉目無親待央誰是？且一央媒說及，萬一他的母親執意不肯，那時不惟親事無成，並在這裏住也住不穩了，不如求他相見，待蹤跡漸密時和他立一山盟海誓，縱他母親不肯也不怕他不著力挽回了。」

至晚，雪香復到牆邊等候芷馨。少時，芷馨出，雪香以手招之，芷馨即到牆邊。雪香又問曰：「小姐容我見否？」芷馨曰：「我對他說你求見，他不許見哩。」雪香曰：「小姐既留情與我未必不容我見，祇是你不為我盡心哩。」芷馨曰：「我怎的沒有盡心？」雪香曰：「還要求你善為說詞。」芷馨應諾而去。

一連數日，芷馨屢將雪香求見之意對猗猗說，猗猗總是不可。芷馨欲待不說，又無奈雪香囑託不過。一日，芷馨復對猗猗言及，猗猗亦想相見，忽轉念謂芷馨曰：「女子謹守深閨，哪有見人的道理，以後此言你再也休題。若下次猶是這樣絮絮叨叨，我便靠知太太，決不饒你。」芷馨曰：「我觀小姐與秦相公未免有情，何不容其一見？」猗猗曰：「發乎情，止乎義，從古淑媛大都如此。倘我容他一見，豈不反被他看輕了？他若再問你時，你說叫他止這求見念頭罷！」芷馨曰：「芷馨依小姐言語回復他就是。」背地歎曰：「是便是，卻難為我了。祇是我圖個甚的？也不管他見與不見哩。」